

一，墓誌拓片圖版

(一) 圖版本身

責任者：傅圖

圖版大小：A3 不折頁，兩幅（08208-1、08208-2）都放，08208-1 為墓誌；08208-為蓋。

(二) 基本資料

責任者：傅圖及張庭瑀

1 性質	墓誌
2 題名	傳題：唐武官武順軍討擊副使紀豐及其妻牛氏墓誌銘并序及蓋 首題：梁故武順軍討擊副使俠馬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陽紀公夫人隴西牛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3 大小（公分）	08208-1：原拓 55x56，拓裱 60.5x59 08208-2：原拓 53.5x53，拓裱 61.5x59
4 時間	死亡、下葬或立石時間 死亡：唐乾符二年（875）二月十八日 墓主下葬：不詳 妻下葬：後梁開平四年（910）十一月四日
5 地點	死亡、下葬或立石地點 墓主死亡：鎮府真定縣（河北）親事營之官舍 妻死亡：鎮府北馬軍營之官舍
6 人物	
墓主	紀豐（837-875）
合葬或祔葬者	妻：唐隴西牛氏（845-906） 弟：唐紀昌 姪：唐紀文建 姪妻：唐天水趙氏
撰者	後梁攝鎮府參軍：武官董鵬
7 相關拓片	
8 關鍵詞	階級流動、品德、婦女角色
9 摘要	墓主出身于唐末至五代的過渡期，可作為兩代的比較。墓主家族自曾祖至父皆為中級軍官，是典型的軍官世家，家族仕宦不出地方。墓主向上流動之條件，主要憑藉忠、孝、禮之品德、家風、先世、門第、地望等，這些皆同文臣無異。墓主長子出為軍官，且任官之尊更甚其父，其向上流動的條件同父親無異。事實上，紀氏以「德行傳家」，全家皆以「忠」、「孝」為墓誌所載，雖不可知有

	幾多附會，然可體現時人對武人期待。墓主之妻在墓主逝世后獨自撫養二子成長，可見婦女在家庭中承擔重要之角色。
--	--

二，釋文

責任者：李宗翰、林思吟、林怡玟、施天宇、陳品伶、張庭瑀

參考資料：

1. 〈□故武順軍討擊副使俠馬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陽紀公豐夫人隴西牛氏合祔墓誌銘并序〉，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六輯（陝西：三秦出版社，1994），頁 207。
2. 〈□故武順軍討擊副使俠馬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陽紀公豐夫人隴西牛氏合祔墓誌銘并序〉，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出版社，2000）卷 892，頁 10449。
3. 〈紀豐及夫人牛氏合祔墓誌〉，羅振玉校錄，《京畿冢墓遺文》，新文豐出版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頁 13654-13655。
4. 〈紀豐及夫人牛氏合祔墓誌〉，羅振玉校錄，《京畿冢墓遺文》，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第四冊（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2003），頁 728-729。
5. 〈紀豐及妻牛氏合祔墓誌〉，周阿根，《五代墓誌彙考》（合肥：黃山書社，2012），頁 25-27。

□□〔梁故〕武順軍討擊副使俠馬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
 □〔御史□〕陽紀公夫人隴西牛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攝鎮府參軍董鵬撰

夫代有奇人，世襲榮爵，史冊詳備，美煥古今者，唯紀氏之有焉。
 公諱豐，字○○，家世鎮府房山人也。昔魯春秋紀侯，以國讓弟，攜入於齊，子孫因以為氏焉。信立節於漢初，靈振名於漢末，忠烈之道，千古一人。紀氏之先，其來盛矣！

（以上是序，述紀氏之先，84 字）

曾祖諱奏，皇唐鎮州討擊副使兼冀州馬步虞候。
 祖諱晏，皇深州饒陽鎮遏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
 考諱審，皇步軍左建武將。
 並忠孝傳家，謙恭著譽，歲寒之操，時論卓然。
 （以上是墓主上代之直系親屬，凡三代，76 字）

公即侍御之令子也。

光承家範，顯煥門風；才略絕倫，名華出眾。

元戎□〔聞〕之，擢授俠馬副將。

公恭勤奉上，節操彌高，又加散將知將事。

□〔公〕益弘嚴謹，慎保初終，又加正將兼討擊副使，奏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

公榮高三命，職重偏裨，適加奏緒之榮，顯列儉察之右。方全壯節，以贊盛時，豈謂吉人，奄斯短壽。以乾符二年二月□□〔十八〕日，¹ 邁疾終於鎮府真定縣親事營之官舍，享年三十有八，時曰惜哉！

（以上是墓主本人事蹟，159 字）

□□〔夫人〕隴西牛氏，四德兼備，三從儼然。內外協和，遠邇咸敬。於戲！青松既折，芳□□萎；北堂之愛雖深，大夜之期俄迫。不幸以天祐三年二月十四日，邁疾□□〔終於〕鎮府北馬軍營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二。

（以上是墓主妻室，73 字）

有子二人：長曰爽，承家以孝，奉□〔國〕以忠；² 韜鈴之數在心，謀勇之奇指掌。上台嘉之，署衙前兵馬使、左親騎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左武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試其能也。

次曰瓊，謙和保道，遊藝依仁；光稟家聲，不踰懿範。

（以上是墓主子女，92 字）

嗣子等孝資天縱，禮過常情；奉先纔免於慮〔廬〕居，³ 哀毀僅招於滅性，以開平四年十一月四日，啓先君之玄寢而合祔焉，禮也。恐□□代易，陵變谷遷，故刊貞珉，用期不朽。銘曰：

紀公之先，受氏以國。代有英賢，世高勳德。□□〔至〕於公，克承□〔懿〕則。⁴ □領親軍，榮膺顯職。劍鏡斯沉，□□難測。令□〔子〕承家，忠孝為式。年代綿邈，陵谷遷易。□□垂文，風猷不忒。

（以上為葬及銘，127 字）

公之弟昌，同日葬於甲穴；姪文建、新婦天水趙氏，同日合葬於附甲之穴，故於公之側，□之云耳。⁵

（以上附葬者，37 字）

¹ 《五代墓誌彙考》（頁 26）作「十八」。

² 《全唐文補遺》（頁 207）、《全唐文新編》（頁 10449）作「國」；《五代墓誌彙考》（頁 26）作「公」；《隋唐五代石刻》（頁 729）、《石刻史料新編》（頁 13655）作「上」。

³ 廬居泛指在墓旁結廬服喪，也作廬墓，在此或有服喪期滿之義。

⁴ 《五代墓誌彙考》（頁 26）作「至」、「懿」。

⁵ 《五代墓誌彙考》（頁 26）、《全唐文補遺》（頁 207）、《全唐文新編》（頁 10449）作「記」；《隋唐五代石刻》（頁 729）、《石刻史料新編》（頁 13655）作「立」。

三，研究提要

責任者：吳蕎安、施天宇、柳立言（2015.12.07）

墓主紀豐（837-875）處於唐末至五代的過渡期，可作為兩代的比較。他出自軍官世家，是唐末藩鎮朱全忠轄下的武將，主要仕宦不出地方，亦即他的家鄉或家族根據地鎮府（北宋的河北西路真定府）。他的地位超過父祖輩，而他的兒子又超過他，究竟憑甚麼條件？⁶

紀家五代所得職官及原因如下：

人物	所得職官	墓誌所述原因
曾祖紀奏	唐鎮州討擊副使兼冀州馬步虞侯	未明言
祖紀晏	深州饒陽鎮遏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	未明言
父紀審	步軍左建武將	未明言
墓主紀豐	1 擢授俠馬副將	光承家範，顯煥門風，才略絕倫，名華出眾。元戎〔朱全忠，時為節度使〕聞之
	2 又加散將知將事	恭勤奉上，節操彌高
	3 又加正將〔俠馬將〕兼武順軍討擊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	益弘嚴謹，慎保初終
子紀爽	署衙前兵馬使、左親騎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左武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假如父親已算「既領親軍」，則兒子領牙兵又更親了，但尚非最親之親兵。	承家以孝，奉公以忠，韜鈴之數在心，謀勇之奇指掌。上召嘉之〔朱全忠，時為節度使，故有衙前兵馬，但墓誌撰於910，已為梁太祖，故稱「上」〕
子紀瓊	未見官職	未明言

實在令人訝異，堂堂武將，向上流動的原因不是戰功而是品德。揚善是墓誌書法原則，但本誌沒有發揚任何一件跟軍事有關的事蹟，卻記下大量跟文臣無異的傳世條件：

1. 跟家世有關的論述（不管虛實，下同）：

⁶ 傅圖收藏，又見《五代墓誌彙考》，頁 25-27。

- 1.1 先世：紀氏之先（墓誌）、紀氏之先（墓銘）。
- 1.2 門第、門戶傳承：家世、傳家、家範、承家（墓誌）、家聲、承家（墓銘）；門風。
- 1.3 地望、門當戶對：□陽紀公、隴西牛氏（妻）、天水趙氏（姪妻）。
2. 跟忠有關的論述：忠烈之道、忠孝傳家、奉公以忠、忠孝為式。
3. 跟孝有關的論述：忠孝傳家、承家以孝、孝資天縱、忠孝為式。
4. 跟禮有關的論述：禮過常情，另一句「啓先君之玄寢而合祔焉，禮也」屬格套語，不算。

最有趣的是，在列舉紀氏歷史人物如漢代的紀信和紀靈之後，墓誌說「忠烈之道，千古一人」，以忠烈作為紀氏的特點。在列舉墓主祖先三代之後，墓誌說「並忠孝傳家，謙恭著譽，歲寒之操，時論卓然」，即能傳承紀氏特點。接著就是墓主「光承家範，顯煥門風」，妻子牛氏（845-906）「四德兼備，三從儼然，內外叶和，遠近咸敬」，長子「承家以孝，奉公以忠」，次子「謙和保道，遊藝依仁」。簡言之就是以德行傳家，尤以忠孝最為重要。墓主三十八歲便去世，遺下二子由寡妻撫養長大，可惜妻子守寡時已三十一歲，改嫁不易，否則或可於三從四德之中凸顯貞節。

假如墓銘可算蓋棺論定，那無疑是上述的重覆和強調：「紀公之先，受氏以國。代有英賢，世高勳德。□至於公，克承懿則。既領親軍，榮膺顯職。劍鏡斯沉，□□難測。令淑承家，忠孝為式」。其中有多少真情又有多少虛構附會，難以一一考究，但無疑告訴我們，時人對武將的期待是甚麼。武將是否接受這些價值觀念，尚待探究。

有一趣事，墓誌首題為後梁，而傳題改為大唐，因墓主與妻皆歿於唐末，但妻於梁時祔葬於墓主之墓，墓誌乃將墓主視為梁人，或可視為另類的夫死從妻。